

卷第四百二 寶三

隋侯 燕昭王 漢高後 後漢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鯨魚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
徑寸珠 寶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嚴生 張文琬 衛慶 鬻餅胡
隋侯

隋侯行，見大蛇被傷而治之。後銜珠以報。其珠徑寸，純白，夜有光明，如月之照。一名隋侯珠，一名明月珠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燕昭王

燕昭王坐握日台，時有黑鳥白頸，集王之所。銜洞光之珠，圓徑一尺。此珠色黑如漆，而懸照於雲日，百神不能隱其精靈。此珠出陰泉之底。泉在寒山之北，圓水之中。言波瀾常圓轉而流。有黑蚌，飛翔而來去於五山。黃帝、務成子游寒山，得黑蚌在高坐之上，故知驗矣。昭王時，其國來獻。王取寶璋水，洗其泥沙而歎曰：「懸日月已來。」見黑蚌生珠，已八九千回。此蚌千歲一生，珠漸輕細。昭王常懷握此珠，當盛暑之月，體自輕涼。號曰銷暑招涼珠焉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）

漢高後

漢高後時，下書求三寸珠。仙人朱仲，在會稽市販珠，乃獻之。賜金百斤。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，從仲求珠。復獻四寸者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

後漢章帝

後漢章帝元和元年，明珠出館陶，大如李，有明耀。三年，明月珠出豫章海濱（「濱」原作「昏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。大如雞子，圓四寸八分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

梁武帝

梁大同中，驟雨殿前，有雜色寶珠。梁武有喜色。虞寄上《瑞雨頌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火珠

貞觀初，林邑獻火珠。狀如水精。云：於羅刹國得。其人朱發黑身，獸牙鷹爪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鯨魚目

南海有珠，即鯨目瞳。夜可以鑿，謂之夜光。凡珠有龍珠，龍所吐也。蛇珠，蛇所吐也。南海俗云：「蛇珠千枚，不及一玫瑰。」言蛇珠賤也。玫瑰亦珠名。越人俗云：「種千畝木奴，不如一龍珠。」越俗以珠為上寶，生女謂之珠娘，生男名珠兒。吳越間俗說：「明珠一斛，貴如玉者。」合浦有珠市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珠池

廉州邊海中有洲島，島上有大池，謂之珠池。每年刺史修貢，自監珠戶入池彩，以充貢賦。耆舊傳云，太守貪則（「則」原作「即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珠遠（「遠」原作「送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去。皆彩老蚌，剖而取珠。池在海上，疑其底與海通，又池水極深，莫測也。珠如豌豆大，常珠也，如彈丸者，亦時有得。徑寸照室之珠，但有其說，不可遇也。又取小蚌肉，貫之以篋，曝乾，謂之珠母。容桂率將脯燒之，以薦酒也。肉中有細珠，如梁粟，乃知珠池之蚌，隨其大小，悉胎中有珠矣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少城珠

蜀石筍街，夏中大雨，往往得雜色小珠。俗謂地當海眼，莫知其故。蜀僧惠疑曰：「前史說，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，桓溫惡其太多，焚之。合在此地。合拾得小珠，時有孔者。」得非是乎？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青泥珠

則天時，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額骨及辟支佛舌，並清泥珠一枚。則天懸額及舌，以示百姓。額大如胡床；舌青色，大如牛舌；珠類拇指，微青。後不知貴，以施西明寺僧。布金剛額中。後有講席，胡人來聽講，見珠縱視，目不暫舍。如是積十餘日，但於珠下諦視，而意不在講，僧知其故，因問故欲買珠耶？胡云：「必若見賣，當致重價。」僧初索千貫，漸至萬貫。胡悉不酬。遂定至十萬貫，賣之。胡得珠，納腿肉中，還西國。僧尋聞奏，則天敕求此胡。數日得之，使者問珠所在，胡雲，以吞入腹。使者欲剖其腹，胡不得已，於腿中取出。則天召問：「貴價市此，焉所用之？」胡云：「西國有青泥泊，多珠珍寶。但苦泥深不可得。若以此珠投泊中，泥悉成水，其寶可得。」則天因寶持之。至玄宗時猶在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徑寸珠

近世有波斯胡人，至扶風逆旅，見方石在主人門外，盤桓數日。主人問其故。胡云：「我欲石搗帛。」因以錢二千求買。主人得錢甚悅，以石與之。胡載石出，對眾（「對眾」原作「封外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剖得徑寸珠一枚。以刀破臂腋，藏其內，便還本國。隨船泛海，行十餘日，船忽欲沒。舟人知是海神求寶，乃遍索之，無寶與神，因欲溺胡。胡懼，剖腋取珠。舟人咒云：「若求此珠，當有所領。」海神便出一手，其大多毛，捧珠而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寶珠

咸陽嶽寺後，有周武帝冠，其上綴冠珠，大如瑞梅，歷代不以為寶。天後時，有士人過寺，見珠，戲而取之。天大熱，至寺門易衣，以底裏珠，放金剛腳下。因忘收之。翼日，便往揚州收債，途次陳留，宿於旅邸。夜聞胡門寶，攝衣從而視之。因說冠上綴珠。諸胡大駭曰：「久知中國有此寶，方欲往求之。」士人言已遺之。胡等歎恨。告（「告」原作「苦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云：「若能至此，當有金帛相答。今往揚州，所債幾何？」士人云：「五百千。」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，令還取珠。士人至金剛腳下，珠猶尚存，持還見胡。胡等喜才下。飲樂十餘日，方始求市。因問士人，所求幾何。士人極口求一千緡。胡大笑云：「何辱此珠？」與眾定其價，作五萬緡。群胡合錢市之。及邀士人，同往海上，觀珠之價。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。大胡以銀鑊煎醍醐，又以金瓶盛珠，於醍醐中重煎。甫七日，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，齎持寶物，來至胡所求贖。故執不與。後數日，復持諸寶山積。雲，欲贖珠。胡又不與。至三十餘日，諸人散去。有二龍女，潔白端麗，投入珠瓶中，珠女合成膏。士人問：「所贖悉何人？」胡云：「此珠是西國之寶，

二龍女衛護。群龍惜女，故以諸寶來贖。我欲求度世，寧願世間之富耶？」因以膏涂足，步行水上，捨舟而去。諸胡各言：「共買此珠，何為獨專其利。卿既往矣，我將安歸？」胡令以所煎醞酬涂船，當得便風還家。皆如其言。大胡竟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水珠

大安國寺，睿宗為相王時舊邸也。即尊位，乃建道場焉。王嘗施一寶珠，令鎮常住庫。雲，值億萬。寺僧納之櫃中，殊不為貴也。開元十年，寺僧造功德，開櫃閱寶物，將貨之。見函封曰：「此珠值億萬。」僧共開之，狀如片石，赤色。夜則微光，光高數寸。寺僧議曰：「此凡物耳，何得值億萬也？試賣之。」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，且試其酬直。居數日，貴人或有問者。及觀之，則曰：「此凡石耳，瓦礫不殊，何妄索直！」皆嗤笑而去。僧亦恥之。十日後，或有問者，知其夜光，或酬價數千。價益重矣。月餘，有西域胡人，闖市（「市」原作「寺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求寶，見珠大喜。偕頂戴於首，胡人貴者也。使譯問曰：「珠價值幾何？」僧曰：「一億萬。」胡人撫弄遲回而去。明日又至，譯謂僧曰：「珠價誠值億萬，然胡客久，今有四千萬求市，可乎？」僧喜，與之謁寺主。寺主許諾。明日，納錢四千萬貫，市之而去。仍謂僧曰：「有虧珠價誠多，不貽責也。」僧問胡從何而來？而此珠復何能也？胡人曰：「吾大食國人也。王貞觀初通好，來貢此珠。後吾國常念之。募有得之者，當授相位。求之七八十歲，今幸得之。此水珠也。每軍行休時，掘地二尺，埋珠於其中，水泉立出，可給數千人，故軍行常不乏水。自亡珠後，行軍每苦渴乏。」僧不信。胡人命掘土藏珠，有頃泉湧，其色清冷，流泛而出。僧取飲之，方悟靈異。胡人乃持珠去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李勉

司徒李勉，開元初，作尉濬儀。秩滿，沿汴將游廣陵。行及睢陽，忽有波斯胡老疾，杖策詣勉曰：「異鄉子抱恙甚殆，思歸江都。知公長者，願托仁蔭，皆異不勞而獲護焉（明抄本無「皆異」至「護焉」八字）。」勉哀之，因命登臚，仍給饘粥。胡人極慚慚愧，因曰：「我本王貴種也，商販於此，已逾二十年。家有三子，計必有求吾來者。」不日，舟止泗上，其人疾亟，因屏人告勉曰：「吾國內頃亡傳國寶珠，募能獲者，世家公相。吾銜其鑿而貪其位，因是去鄉而來尋。近已得之，將歸即富貴矣。其珠價當百萬，吾懼懷寶越鄉，因剖肉而藏焉。不幸遇疾，今將死矣。感公恩義，敬以相奉。」即抽刀決股，珠出而絕。勉遂資其衣衾，瘞於淮上。掩坎之際，因密以珠含之而去。既抵維揚，寓目旗亭。忽與群胡左右依隨，因得言語相接。傍有胡雛，質貌尚逝者。勉即詢訪，果與逝者所述契會。勉即究問事跡，乃亡胡之子。告瘞其所，胡雛號泣，發墓取而去。（出集異記）

李灌

李灌者，不知何許人。性孤靜，常次洪州建昌縣。倚舟於岸，岸有小蓬室，下有一病波斯。灌憫其將盡，以湯粥給之。數日而卒。臨絕，指所臥黑氈曰：「中有一珠，可徑寸，將酬其惠。」及死，氈有微光溢耀。灌取視得珠。買棺葬之，密以珠內胡口中。植木志墓。其後十年，復過舊邑。時楊憑為觀察使，有外國符牒。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，其粥食之家，皆被棍訊經年。灌因問其罪，囚具言本末。灌告縣寮，偕往郭播伐樹。樹已合拱矣。發棺視死胡，貌如生，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。其夕棹舟而去，不知所往。（出《獨異記》）

又《尚書故實》載兵部員外郎李約，葬一商胡，得珠以含之。與此二事略同。

上清珠

肅宗為兒時，常為玄宗所器。每坐於前，熟視其貌，謂武惠妃曰：「此兒甚有異相，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。」因命取上清玉珠，以絳紗裹之，係於頸。是開元中闕賓國所貢。光明潔白，可照一室。視之則仙人玉女，雲鶴絳節之形，搖動於其中。及即位，寶庫中往往有神光耀（「耀」原作「異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日。掌庫者具以事告。帝曰：「豈非上清珠耶？」遂令出之。絳紗猶在。因流泣。遍示近臣曰：「此我為兒時，明皇所賜也。」遂令貯之以翠玉函，置之於臥內。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，則虔懇祝之，無不應驗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守船者

蘇州華亭縣，有陸四官廟。元和初，有鹽船數十隻於廟前。守船者夜中雨過，忽見廟前光明如火，乃窺之。見一物長數丈，大如屋樑，口弄一團火，或吞之。船者不知何物，乃以竹篙遙擲之。此物驚入草，光遺在地。前視之，乃一珠徑寸，光耀射目。此人得之，恐光明為人所見，以衣裹之。光透出。因思寶物怕穢，乃脫褻衣裹之，光遂不出。後無人知者。至揚州胡店賣之，獲數千緡。問胡曰：「此何珠也？」胡人不告而去。

嚴生

馮翊嚴生者，家於漢南，嘗游峴山，得一物。其狀若彈丸，色黑而大，有光，視之潔徹，若輕冰焉。生持以示於人。或曰：「珠也。」生因以彈珠名之，常置於箱中。其後生游長安，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，叩焉而言：「衣囊中有奇寶，願有得一見。」生即以彈珠示之。胡人捧之而喜曰：「此天下之奇貨也，願以三十萬為價。」曰：「此寶安所用？而君厚其價如是哉！」胡人曰：「我西國人。此乃吾國之至寶，國人謂之清水珠。若置於濁水，冷然洞徹矣。自亡此寶，且三歲，吾國之井泉盡濁，國人俱病。故此越海逾山，來中夏以求之。今果得於子矣。」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，以珠投之。俄而其水澹然清瑩，纖毫可辨。生於是與胡，獲其價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張文琬

張文琬牧弘農日，捕獲伐墓盜十餘輩，中有一人，請問言事。公因屏吏獨問。對曰：「某願以他事贖死。盧氏縣南山堯女塚，近亦曾聞人開發，獲一大珠並玉碗，人亦不能計其直。餘寶器極多，世莫之識也。」公因遣吏按驗，即塚果有開處。旋獲其盜，考訊與前言無異。及牽引其徒，稱皆在商州冶務中。時商牧名卿也。州移牒，公致書，皆怒而不遣。竊知者雲，珠玉之器，皆入京師貴人家矣。後自京東出，過盧氏，復問邑中，具如所說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衛慶

衛慶者，汝墳編戶也。其居在溫泉。家世游墮，至慶，乃服田。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，倦憩荒陌。忽見白光皎皎，起於隴畝中，若流星。慶掩而得之，遂藏諸懷。曉歸視之，乃大珠也。其徑寸五分，瑩無纖翳。乃裹以縑囊，緘以漆匣。曾示博物者。曰：「此合浦之寶也，得蓄之，縱未貴而當富矣。」慶愈寶之，常置於臥內。自是家產日滋，飯牛四百蹄，墾田二千畝，其餘絲案他物稱是。十年間，鬱為富家翁。至乾符末，慶忽疾，雖醫巫並進，莫有徵者。逾月，病且亟。忽聞枕前鏗然有聲，慶心動，使開匣。珠有瑩若縷，色如墨矣。數日而卒，珠亦亡去。自是家日削。子復不肖，貨鬻以供蒲酒之費，未釋服，室已如懸岩矣。（出《二水》）

續》)

鬻餅胡

有舉人在京城，鄰居有鬻餅胡。無妻。數年，胡忽然病。生存問之，遺以湯藥。既而不癒。臨死告曰：「某在本國時大富，因亂，遂逃至此。本與一鄉人約來相取，故久於此，不能別適。遇君哀念，無以奉答，其左臂中有珠，寶惜多年，今死無用矣，特此奉贈。死後乞為殯瘞。郎君得此，亦無用處。今人亦無別者。但知市肆之間，有西國胡客至者，即以問之，當大得價。」生許之。既死，破其左臂，果得一珠。大如彈丸，不甚光澤。生為營葬訖，將出市，無人問者。已經三歲。忽聞新有胡客到城，因以珠市之。胡見大驚曰：「郎君何得此寶珠？此非近所有，請問得處。」生因說之。胡乃泣曰：「此是某鄉人也。本約同問此物，來時海上遇風，流轉數國，故僭五六年。到此方欲追尋，不意已死。」遂求買之。生見珠不甚珍，但索五十萬耳。胡依價酬之。生詰其所用之處。胡云：「漢人得法，取珠於海上，以油一石，煎二斗，其則削。以身入海不濡，龍神所畏，可以取寶。一六度也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